

# 高名凯译文集<sub>2</sub>

## 无神论者做弥撒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KOU ECONOMY & ART PUBLISHING HOUSE

# 高名凯译文集 2

## 无神论者做弥撒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目 录

|               |     |
|---------------|-----|
| 无神论者做弥撒 ..... | 1   |
| 弃妇 .....      | 21  |
| 疆耗 .....      | 67  |
| 石榴居 .....     | 83  |
| 钱包 .....      | 109 |

无神论者做弥撒

献 给

布尔志·奥古斯特

你的朋友  
德·巴尔扎克



毕安仓大夫是发明生理学上一个重要理论的医生，他虽然年纪还很轻，却已经在全欧洲的医生们所敬重的医学中心巴黎大学医学院的名人里占有一个地位。他在研究内科之前久已实践外科的工作。他的初期学习是受法兰西一个最伟大的外科医生著名的德斯布兰的指导。德斯布兰实在是科学界的一颗明星。他在敌人的愿望之下，把一个不可传授的医术埋藏在坟墓里。正如一切的天才似的，他也没有承继人：他带走了一切的东西。外科医生的光荣有点像演员的光荣；活着的时候，他们才有他们的存在，死了的时候，他们的才能也就不再为人所欣赏了。演员和外科医生跟伟大的歌咏家，施展音乐的力量而倍加出头的精通音律的人一样，都是一时的豪杰。德斯布兰证明了这暂时的天才之间所有的共同之点。他的名声昨天这样的辉煌，今天却几乎被人忘记了；这名声只存在于他的专门学里，不能越出雷池一步。但是要一个学者的名望从科学领域进入人类的一般历史不是得有特殊的环境吗？德斯布兰是不是有这一种可以使一个人成为世纪的发言人和世纪的代表人的丰富的一般知识呢？德斯布兰有尖锐的目光：他可以用一种学习得来或天生所有的直觉去透视病人和病症，让他能够诊断个人的特殊病况，决定在正确的时刻施行手术，留心特殊的气候环境。这样的跟自然界相伴而行，他是不是曾经研究过人类和大气所包含的元素或大地供给人类而由人类吸收准备从



中抽取特殊表达的元质之间的不断的联系呢？他也有居维尔的天才所发明的演绎和类推的力量吗？无论如何，这个人总算是皮肉的知己了，他从皮肉的现况里，清楚地知道它的过去和将来。但是，他也跟喜波克拉特、卡莲、亚里斯多德一样集一切的科学于一身吗？他领导过整个的学派走向新的世界去吗？没有。如果我们不能够对这人类化学的经常观察家否认古代波斯教的科学（认识混合的原理，生命的原因，未生之前的生命，生命存在之前的一切准备），不幸得很，我们却得承认他身上的一切都是个人的：个人主义使他的生活孤独，个人主义杀害了他今天的光荣。他的墓上并没有建立一个可以对后世述说他的天才让他牺牲自己去寻找的神秘的威严的塑像。但是德斯布兰的才能也许跟他的信仰有连带的关系，结果也就成了他的致命伤。他认为地上的大空是一个干燥的发动机：他以为地球就像是壳里的鸡蛋似的，而不知道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他既不承认雄鸡，也不承认鸡蛋。他既不相信人类之前的动物，也不相信人类之后的精神。德斯布兰并没有任何的怀疑，他肯定他的思想。他的无神论就像许多世上超等学者的无神论似的纯洁率真。这些人都是无从说服的无神论者，正如宗教家不承认能够有无神论者似的坚定的无神论者。这种意见在一个自幼惯于解剖人体，用一切的仪器去发掘而找不到独一的灵魂的人方面，实在是不足为奇的。（独一灵魂的存在是宗教家的必要理论。）他在人体里认识了一个脑中枢，一个神经中枢和一个血气中枢，前二者互相弥补得这样的巧妙，晚年的时候他甚至于都确信听觉并不是听闻所必要的，视觉也不是察视所必要的，神经系统的错综就可以代替它们，而且确是如此；德斯布兰发现人类有两个灵魂，就据此去证实他的无神论，虽然他还没有对上帝妄加判断。人家说他跟许多天才一样，不幸的死在最后的执迷不悟里，虽然上帝能够宽恕这些人。



这个伟人的生活有许多小器量的地方，依据想尽方法去消除他的光荣的敌人所用的字眼来说，但是我们还是拿外表的矛盾来说明它，比较的更为得体。妒忌的人或幼稚的人并不认识超等人物的坚毅，他们就用表面上的矛盾来写断案，要人家暂时依据这断案去批判。如果将来的成功褒赏了受攻击的计划，证明了预计和结果的关联，先前的诽谤多少都还留存一部分。所以，现在的人还责难拿破仑到英吉利去招展他的鹰翼；我们得拿 1822 年<sup>①</sup>去解释 1804 年和布仑的平底船<sup>②</sup>。

在德斯布兰身上，他的光荣和科学都是无从攻击的；他的敌人们于是就批评他的脾气和性格，然而他也有确赋有英吉利人所谓的这种 Excentricity（古怪）的性质。有的时候穿得跟悲剧诗人克礼比恩<sup>③</sup>一样，表面看来酸涩怪吝，然而却能够给亡命的老师们送去他的财产，让他们享用几天，任何人也不能够像他这样的给人感应矛盾的批评。他虽然能干，但却希望能够得到医生们不应当冀求的黑色绶带，让一本祈祷书在宫里从他的口袋落在地下。您可以相信他是到处跟自己开玩笑的；他在人们所有的最严肃最卑鄙的行为里从头到尾的观察人们，惊讶的发现人们的真正表情之后，就对人们生有一种深刻的轻蔑的心情。一个伟人的性格往往是休戚相关的。如果这些巨人之中有一个占有比聪明还要强大的能力的人，他也还要比一个让人家简单称赞一声“这个人有点聪明”的人更聪明。一切的天才都假定有个精神的观点，这观点能够应用在某种专门学问上；但是看到花朵的人也应当看到太阳。听一位被他治愈的外交家问：“皇上圣躬如何？”接着就回答说：

---

① 拿破仑以 1821 年卒。

② 拿破翁与英吉利齟齬，是年建立布仑军。

③ Crébillon 是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悲剧诗人。



“大人回来了，复元了！”的人，这种人绝不只是外科医生或内科医生，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一位耐心注意的观察家可以赞同德斯布兰的过分野心，跟他自己似的相信他可以跟当外科医生一样胜任的当个伟大的大臣。

德斯布兰的生活给同时的人供给许多哑谜。在这些哑谜之中，我们选了一个最有趣味的，因为这个谜可以在本篇故事的结局上给揭破出来，而用某些责难来对他报复。

德斯布兰在医院里所有的生徒之中，毕安仓·霍拉斯可以说是他所喜欢的一个了。毕安仓·霍拉斯到市立医院来实习之前，是个内科学生，住在拉丁区有名的穷宿舍芜格学舍里。这位穷苦的年轻人在那里感觉到极端贫困的打击，这是一种可以使大天才从中仿佛钻石似的纯洁清廉的出来，炼成经得起一切袭击而不至于破损的坚强性格的冶炉。在他们的豪放情感的烈火熏陶之下，他们都学会一种最不能变易的廉洁，养成一种等待天才的奋斗的习惯，用经常的工作去捆扎他们的错误的贪欲。霍拉斯是一个正直的青年，他不能够在名誉的问题上犹豫，一句话也不说的面对着事实，等着为他的朋友把他的外衣寄藏在当铺里，正如为他们而贡献他的时间、他的勤劳似的。总之，霍拉斯是个不考虑可以从送给人家的东西里换回多少东西，确信可以从别人的地方收到比自己所贡献的还要多的报答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朋友都对他有一种素朴的道德所感应的内心的尊敬，其中颇有几个人都把他看成畏友。但是霍拉斯并没有拿村学究的气味去施展他的性格。他既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喜欢训海别人的人，然而给人家劝告的时候，他却发誓他是好意的，遇有机会的时候，他也愿意请人家吃一顿“大荤”。他是一个好伴侣，并不比胸甲骑兵更虚伪，他是圆滑而诚挚的，并不像一个水兵，因为现今的水兵是狡猾的外交家。像一个“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勇敢的青年似的，他都昂着头，带



着快乐的思想走路。总之，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一切，而说霍拉斯是不只有一个奥勒斯特的一个毕拉德<sup>①</sup>；现今的债权人就是古代夫利人的逼真图像。他非常快乐的安贫，这种快乐也许就是伟大的勇敢成分。正如一切一无所有的人似的，他也没有借过什么债。他跟骆驼似的质朴，麋鹿似的机敏，他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十分坚毅的。自从著名的外科医生证实了毕安仓·霍拉斯大夫的优劣点对朋友们都有益处的日子起，毕安仓就开始他的幸福生活。外科主任对一位青年另眼相看的时候，这位青年，正如人家所说的，就一帆风顺了。德斯布兰少不了带毕安仓到富豪里去当他的助手，实习生的肚兜里也就可以落下一些赏金，这位外省的青年也就可以在那里不知不觉的看到许多巴黎生活的神秘。德斯布兰看病的时候就把毕安仓留在他的诊病室里，给他帮忙；有的时候，他甚至于都派他去陪富裕的病人到海滨或湖沼区去养病。总之，他给他预先介绍主顾。结果，在相当时间之内，这个外科大王都有一个参谋。这两个人，一个得到了光荣，到达了科学的最高峰，享有大富和盛名，一个是卑贱的徒弟，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名望，他们就成为了知交。伟大的德斯布兰对他的实习生说一切的话；实习生清楚知道某一位女人到底坐在老师附近的一张平常的椅子上还是坐在诊病室里德斯布兰拿来睡觉的那一张著名的安乐椅上：毕安仓知道了这猛狮和雄牛似的癖性的秘密，这癖性终于格外的放大了这个伟人的胸脯，发展了他的心脏而使他丧命。他研究了这忙迫的生活的怪异成分，这卑鄙的怪吝的计划，这学者心里所隐藏的政客的希望；他预先看到等待这只古铜色的心所隐埋的唯

---

① Oreste 和 Pylade 都是神话里的人物，两个至好的朋友。前者因为父亲为母亲所毒害，特为父复仇，与其妹共同杀死母亲，为夫利人所追赶，逃亡外地，卒成为国王，将妹嫁给后者。



一情绪的失望。

有一天，毕安仓告诉德斯布兰说有个圣约克区的穷苦水夫因为辛劳贫困生了一种可怕的病症；这个穷苦的乌微尔额人在1821年的严冬里只吃马铃薯。德斯布兰放下了他的一切病人。他冒着使他的马劳瘁的危险，在毕安仓前面飞跑，到这个穷人家里去，亲身把他送进著名的杜布瓦在圣登尼斯镇上所设立的疗养院去。他照应这个人。当这个人恢复了健康的时候，他又给这穷人送一笔必要的款项，让他购置一匹马和一辆两轮轻车。这个乌微尔额人的特点就是曾经做过一桩怪事。他的一位朋友病了，他就立刻带他到德斯布兰家里来，对他的恩人说：

“要是他到别的地方去，我就受不了。”

无论德斯布兰如何的忧怒，他都拉着水夫的手，对他说：

“把他们都带到我这里来罢。”

于是，他就让冈达尔的孩子进了市立医院，给他最细心的照顾。毕安仓已经好几次注意到他的老师对乌微尔额人的偏爱，尤其是水夫；但是因为德斯布兰对他在市立医院的治疗都有一种骄傲的神色，他的学生也就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情形了。

有一天，毕安仓穿行圣胥尔比斯广场的时候，看见他的老师早晨九点钟走进礼拜堂。那时候的德斯布兰从来也没有不坐车而走一步路的，然而这一次却徒步溜进了朝着小狮街开的那扇门，好像走进一所令人可疑的房子似的。实习生自然而然的觉得奇怪，他知道老师的意见，他是一个标准的卡巴尼斯<sup>①</sup>信徒。毕安仓也溜进了圣胥尔比斯礼拜堂，惊愕的看见伟大的德斯布兰，这个对那些不至于应用解剖刀，既不会生痔疮，也不会生胃热病的天使们

---

<sup>①</sup> Cabanis (1757~1808) 是法兰西一个著名的医生，他相信唯物主义。



毫不留情的无神论者，总之，这个大胆的“嘲弄家”谦卑的跪在地下，而且跪在什么地方呢？……跑在圣母祈祷室之前，听着弥撒，付了祭仪，捐了救济穷人的钱，严肃的待在那里，好像施行一次手术似的。

“他当然不是来研究圣母分娩的问题的，”毕安仓对自己说，他的惊异是无边的，“要是我看见他在圣节日拉着圣堂天幔的绳索，这也只是让人发笑罢了；但是，这钟点，一个人，没有别人，这其中实在叫人费解！”

毕安仓不愿意显得有侦探市立医院的第一位外科医生的神气，他走了。偶然间，德斯布兰当天晚上请他的门徒跟他到外边饭馆里去吃晚饭。在吃梨和吃干酪之间的时候，毕安仓用巧妙的布置渐渐的谈到做弥撒，认为这是滑稽的怪事。

“真是一桩怪事，”德斯布兰说，“它使基督教流出比拿破仑的一切战役，布鲁色所抽的一切的血都还要多的血！弥撒是教皇发明的勾当，它的历史也不会比第六世纪还要远，这是依据《圣经》上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一句话而发明的。为着建立圣节得流下多少的血啊！罗马的宫廷就是要用这制度来保证它在现实世里的胜利，这是扰乱教会达三世纪之久的一种分裂运动！杜鲁斯伯爵和阿尔比慈人的战争也无非是这桩公案的尾声。芜德人和阿尔比慈人都拒绝承认这新的事情。”

总之，德斯布兰快乐的施展无神论者的整个精神，这是一片福尔泰尔派的嘲弄，或说得更正确一点儿，引经据典的说客的可恨的胡言。

“喂！”毕安仓心里说，“今天早上的信徒哪儿去了呢？”

他默然不语，甚至于都怀疑到底自己是不是的确在圣胥尔比斯看见过他的老师。德斯布兰态度自如的对毕安仓撒谎！他们俩互相认识得非常的清楚，他们已经在同样严重的问题上交换过意



见，讨论过自然界的系统，用无神论者的菜刀和解剖刀去探测考察过。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毕安仓不再追究这桩事，虽然他已把它铭刻在记忆里。这一年，有一天，一个市立医院的医生当着毕安仓的脸，挽了德斯布兰的手臂，好像要问他什么似的。

“您到圣胥尔比斯去做什么呀，老师？”他对他说。

“给一个膝上生骨疽的牧师瞧病去，这是安古莲公爵夫人给我面子介绍的。”德斯布兰说。

医生对这口实表示满意，但是毕安仓却不如此。

毕安仓决定要去探伺德斯布兰；他记起前次惊异发觉他走进圣胥尔比斯的日子和钟点，决定要在下一年的同一个日子，同一个时刻到那里去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还要在那里使自己惊愕。果然如此的话，他的周期的虔诚就可以让人进行一个科学的研讨了，因为像他这样一个人绝不能够有言行矛盾的情形发生。次年同日同时，已经不是德斯布兰的实习生的毕安仓看见这位外科医生的两轮轻马车停留在杜尔农街和小狮街的角落里，他的朋友就从那里沿着圣胥尔斯的墙边走去，仍然走到这礼拜堂的圣母祭坛前面去听弥撒。这的确是德斯布兰！外科主任，私下的无神论者，偶然的信徒！侦探的思想混乱了。这种著名学者的经常行为使一切的问题都复杂化了。德斯布兰走出教堂的时候，毕安仓就走近一个前来整理祈祷室的更衣室监守，问他这位先生是不是常来做弥撒的熟客。

“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年了，”更衣室监守说，“自从我到这里来之后，德斯布兰先生每年都来四次听这弥撒；这是他捐的。”

“他捐的！”毕安仓边说边走开，“这就跟圣母无原罪始胎似的神秘，只这无原罪始胎一桩事就可以使医生变成没有信心的。”

过了相当的时候，毕安仓大夫虽然是德斯布兰的朋友，却不敢对他谈到他生活里的这一桩怪事。如果他们在诊病的时候或是



在社会里碰面的话，他们却找不到把脚放在支木架上，脑袋靠在靠椅背上；互相谈论秘密的两个人的密谈和孤寂的时刻。最后，七年的时间过去了，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之后，正当民众蹴踏总主教的辖地，共和主义的感应煽动他们去破坏矗立在这房屋洋海中的闪电似的金色十字架的时候，正当不相信宗教的人和暴动的群众并肩合作，在街里扬眉吐气的时候，毕安仓又惊异的看见德斯布兰走进了圣胥尔比斯教堂。大夫跟着他进去，走到他身边，然而他的朋友却没有表露任何的记号，显出任何惊愕的神色。两个人都听着弥撒。

“您可以告诉我，亲爱的，”他们走出教堂的时候，毕安仓对德斯布兰说，“您为什么有这虚伪的信仰呢？我已经惊异的发现您三次到这里来做弥撒，您！您应当可以给我说明这神秘的理由，给我解释为什么您的言行这样明显的矛盾。您不相信上帝，然而却做弥撒！亲爱的老师，您得给我回答这问题。”

“我很像信徒，很像表面上非常热心宗教而跟我们，您我，一样不相信上帝的人。”

接着就是一系列讽刺政治人物的话，这些政客之中最出名的人物就给我们这一世纪贡献出新版的莫利哀的《伪君子》。

“我并不问您这些问题，”毕安仓说，“我只要知道您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什么理由，您为什么在这里捐钱做弥撒。”

“相信我，亲爱的朋友，”德斯布兰说，“我是行将就木的人了，我可以告诉您我的初年生活。”

这时候，毕安仓和这伟大的人物已经走进了巴黎最可怕的一条街——四风街——里边来了。德斯布兰指着类似埃及方尖石碑的许多房子之中的一所的第七层楼，这房子的破门就朝着一条走廊开，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弯曲的扶梯，扶梯是由堪称为悲惨的光线的光线来照明的。这是一所浅绿色的房子，地面楼住着一个家



具的商人，每一层楼似乎都住有各种不同的穷鬼。德斯布兰猛力举起他的手臂，对毕安仓说：

“我在那上面住了两年！”

“我知道，阿尔太斯也在那里居住过，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都到那里去过，那时候我们管它叫做‘装伟人的瓶子’。还有呢？”

“我刚才所听的弥撒跟我住在您告诉我阿尔太斯曾经居住过的这个屋顶楼房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有连带的关系。这屋顶房就是窗口飘荡一条在一只花盆上晾衣服的绳子的那一间。我开头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亲爱的毕安仓，我甚至于可以跟任何人比赛巴黎穷苦生活的光荣。我忍受一切：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钱用，没有衣服，没有鞋，没有衫衣，一切最难堪的贫困。我曾经在这装伟人的瓶子里用嘴里的热气吹暖我僵冻的手指，我要跟您一块儿再去看看这房子。我曾经整个冬天的工作着，看着我的脑袋冒出烟气，看清楚我的汗所发出的蒸气，好像我们看见马在大冷天里冒气似的。我不知道人家是到哪里去取得支援来抵抗这种生活。我一个人，没有救助，没有一文钱去买书，或缴学费；我没有一个朋友：暴躁，多疑，多虑的性格害了我。谁也不愿意在我的激怒里看到一个在低层社会想要奋扎到上层社会里来的人的忧郁和工作。但是我有，我可以告诉您这个，因为我不需要在您面前客气，我有善良情绪和坚强感情的根底，这种根底往往是强有力的人在穷苦的卑湿地带里长时期的践踏之后拿来爬上高峰的特权。我不能够从我的家里或我的国家里获取任何菲薄的宿善费之外的东西。总之，这时候，我早上只吃小狮街一个面包商减价卖给我的一块小面包，因为这面包是前一天或前两天的陈货，我把这面包剥成碎片，泡在牛奶里。所以，我的早餐只花了我两苏钱。我每两天才在一个宿舍里吃十六苏钱的一顿晚饭。所以我每天平均只花了九苏钱。您可以跟我似的清楚知道我所穿的是什么衣服，



什么鞋！我不知道到底后来看见了一只开花的破鞋所有的冷笑的脸相，听到了一件上衣袖腋的响声我们是不是也有了被朋友出卖的时候你我所有的悲哀。我只喝点水，我对咖啡敬而远之。我觉得曹比咖啡馆只是拉丁区的富豪有特权去享受的国度。有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说：‘我能够到那里去喝一杯牛奶油咖啡，去玩一次牌吗？’总之，我给我的工作加上了贫穷所给我感应的疯狂。我竭力设法垄断一切实证的知识，因而能够增高我个人的价值，能够配得上将来有一天离开空虚的地位时所要到达的地位。我比面包还要多消耗我的油。夜以继日的勤学使我花费的灯钱要比我花在粮食上的钱多。这斗争是长期的，顽强的，没有任何的安慰。我引不起我身边其他的人的同情。如果要交上几个朋友，我们不是得联络年轻人，得有几个钱跟他们一块儿喝几杯酒，到一切学生们所去的地方去吗？我什么也没有！谁在巴黎也只会把一无所有看做一无所有。要让人家发现我的穷苦的时候，我就叫我的喉咙紧缩，这种紧缩可以叫我们的病人相信他们的喉咙里塞有一团食道。后来我碰见这些富裕的人，他们从来也没有缺乏过任何东西，他们不知道这公式的比例数题——一个年轻人：罪行=一块一百苏的钱币×未知数。这些镀金的傻子却对我说：

“‘您为什么欠债呀？您为什么签订这样重的契约呀？’

“这句话所给我产生的效果就跟懂得对没有面包吃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买鸡蛋糕吃呀’的公主所给人家产生的效果一样。我很想看着其中一个埋怨我向他索取过多手术费的富人，是的，我愿意看着他一个人在巴黎，没有一文钱，没有朋友，没有信用，不得不拿起五只手指去工作谋生！他要怎么办呢？他要到哪儿去抑止他的饥饿呢？毕安仓，如果您看见我有时候残忍的话，那时候我是把我的初年苦痛归咎于无情和自私的，我曾经在上等社会里找到成千关于这种无情和自私的证据。不然的话，我就是想到



仇恨，羡慕，妒忌，诽谤给我和成功之间所树立的障碍。在巴黎，正当某些人物看见您快要成功踏上马镫的时候，有的人就拉着您的衣裙，有的人就放松了马肚带的铁环，让您跌倒，摔破脑袋；这个人给您去了马蹄铁，那个人给您偷走了马鞭：最好的叛贼就是您看见他走来要在您近兜开枪打死您的人。您有相当的才能，亲爱的孩子，您不久就可以认识庸人对高人挑衅的这些继续不断的可怕的战争。要是您一天晚上丢了二十五路易的话，第二天人家就要责骂您是赌徒，您的最好的知交也要说您前一天晚上丢了二万五千佛郎。要是您头痛，人家就要说您是发疯。要是您激奋，人家就要说您不懂社交。要是您集结您的高贵力量去抵抗这些侏儒，您的最好的朋友就要写出文章说您要吞噬一切，您有统治一切，虐待一切的野心。总之，您的优点都要变成了缺点，您的缺点都要变成了恶习，您的道德也都要变成了罪愆。要是您救了某个人的生命，人家就说您杀死了他；要是您的病人恢复健康，人家一定要说您牺牲将来去保证现在；如果他没有死的话，人家就一定说他总会死的。犹豫的话，您就会失败！无论您发明了什么，您要求哪一种发明权，您就会变成一个精明好斗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出头的人。所以，亲爱的，要是我不相信上帝的话，我也更不相信人。您不是在我身上认得一个跟人家所谩骂的德斯布兰全然不同的德斯布兰吗？但是我们不要再在这泥浆里打滚了。我就住在这房子里，预备功课去应第一次的考试，然而我却一文钱也没有。您知道！我是走到了人家要对自己说：‘我要从军去！’的穷途末路里。我有一个希望。我等待着由我家乡给送来的一个充满衣衫的箱子，这是不知道巴黎的任何东西而想到我们的衬衫，以为每月三十佛郎就可以叫外甥吃蒿雀的老舅母们给送来的礼物。箱子到来的时候，我正在医学院；它要我四十佛郎运输费；门房是一个住在亭子间里的德意志鞋匠，他付了钱，留下了这箱子。